



# 灯火阑珊处

五花马，千金裘，  
呼儿将出换美酒，  
与尔共消万古愁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# 灯火阑珊处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—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---

图字：01—1999—2902 号

---

亦舒作品集 灯火阑珊处④ 亦舒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：100086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图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3001—6000 套

---

ISBN 7-104-01155-2 / I·471 全套 45 册 定价：438.00 元

本册：9.00 元

## 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## ——八岁时——

江宁波与邵正印一直在一起玩的原因很简单，她俩同一个外公外婆，是姨表姐妹。

她们的母亲是两姐妹，一个嫁姓江，一个嫁姓邵，故宁波与正印，相貌长得极其相似。

可是身世差得老远，简直堪称是两个世界里的人。

环境造人，性格亦南辕北辙，绝不相同。

宁波家贫，父亲是中大报馆的一名副编辑，个性梗直，资质平凡，不擅吹拍，十年也不升一次职，三年才加一次薪水，全家一直过紧日子。

宁波母亲教官立小学，科科有份，一脚踢，体育课还需换上短裤球鞋与小學生一起蹦蹦跳跳，感觉尴尬。

宁波自幼懂得生活不是什么乐事，比较独立，懂得照顾自己，在学校是模范生。

正印却是另外一种人，虽与宁波同年，能力像是低了一大截，皆因家世不一样。

邵某自从生下这个女儿之后，忽然间生意得

法，一日比一日发财，他的小型制衣厂偶然被一名美籍犹太人看中，发下订单，赶制名牌，不虞销路，邵家房子越搬越大，终于趁一个地产低潮，眼光独到的邵太太咬一咬牙，买下渣甸山一幢独立小洋房，事隔五年，房价已涨了十倍。

邵某本人亦为此好运摸不着头脑，困惑地对妻子说：“这都是小正印带来的吧，一个人吃什么穿什么敢情都是注定的。”

邵太太肯定地说：“我们要与亲友分享此好运。”

她只得一个姐妹，便是宁波的母亲。

趁一次宁波的母亲进医院做小手术，藉词怕宁波乏人照顾，便把她接了来家住。

那年宁波与正印均八岁。

邵太太这才发现人家女儿八岁与邵家女儿八岁居然有那么大的距离。

宁波会自己穿衣服收拾书包准备上学，宁波甚至知道学校在什么地方，会得搭公路车，宁波下了课立刻做功课，一开饭随传随到，自愿洗头洗澡，给什么衣服穿什么，还有，会说谢谢，说请，说不用费心。

邵太太大开眼界，方知道儿童也可以这样文明。

正印每早赖床，三催四请，拖拉着起来，大哭大闹，上了车还打呵欠，到了学校不愿下车，从不肯好好做功课，气走补习老师，自小是电视迷，口

头禅是不、走开、不行……

挑菜吃，特别爱吃鱼，可是怕骨头，由一个家务助理专替她挑鱼骨头，洗澡水凉了不肯去洗，那把天然卷发得出去店里理，衣履全是名牌子。

其劣行罄竹难书，总而言之，邵太太叹道：“见了宁波，才知道正印是怪物。”

邵先生说：“这话别让正印听见。”

“我已决心栽培宁波。”

正印惟一可爱之处，是她像她母亲般爱护宁波。

这是很难得的美德。

她没有看不起她，她从不踩她，她与她友爱。

故此宁波愿意住在正印家一段好长日子。

二人遂成为莫逆。

呵列位看官，这不是一个有关两个身世截然不同的女孩日后如何挣扎成才的故事。

是否能够出人头地并不重要，做人最要紧的是快活。

这个故事，有关宁波与正印两名女生如何追求男孩子，并且怎么样在其中找到不可思议的乐趣。

甚至得与失都不是问题。

过程够刺激愉快已经足够。

因此，这是一个快乐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喜剧，不是悲剧。

现在，让我们再回到故事里去。

每逢假期，宁波总到阿姨家去住上一段长时

间。

一天，宁波在房里温习功课，书桌背门向窗，她觉得有人在看她，便转过头去。

原来是阿姨在门边张望，宁波连忙站起来微笑，“阿姨，我以为你午睡。”

邵太太拉着外甥女的手，“看背影，你与正印是一个印子，可是她怎么会像你那样乖。”

宁波只是笑。

“你来看看她的房间。”

推开房门，只见一床一地是玩具课本衣服，乱得一团糟。

邵太太嘀咕：“天天都得叫佣人收拾一小时，不见什么东西，从来不找，一个劲儿叫：我的球鞋、劳作、琴谱、丝带在什么地方？脾气坏到极点，性顽劣，从没见过那样的孩子。”

宁波仍然低着头微笑。

“有一半像你就好了。”

宁波这时才说：“正印性格明朗快活。”

阿姨仍然抱怨：“可是你看她那生活习惯！宁波，你也不教教她。”

这次宁波毕恭毕敬地说：“阿姨，正印有她自己的个性，你看她多健康活泼天真。”

一言提醒了邵太太，不由得笑出来，这倒是真的，做人，三餐一宿之外，最要紧是开心。

既然她高兴，父母应该心足。

事后，邵太太对丈夫说：“上帝最公平不过，



景惠家一直不富裕，健康也差，可是却生了那么聪明懂事的女儿。”

当下，她对宁波说：“三岁看到八十，那么，只好随她邈邈下去了。”

宁波颌首，“正印只是性格潇洒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正印已自芭蕾舞班回来了。

她穿着粉红色纱衣缎鞋，边走边脱下这副装束，见了宁波，一手拉着。

“宁波宁波，你怎么一直不说？”

宁波笑，“没头没脑，说什么？”

“罗锡为与你同班。”

是这样的，宁波与正印同念明辉小学，却不同班，宁波功课好，读甲班，正印不用功，在乙班。

这罗锡为，坐在宁波身后。

“是有这么一个人，高个子，比别的男生文静。”

“我在提琴班上碰见他。”语气好不兴奋。

“哎呀，”宁波想起来，“我忘了帮你的提琴上线，马上做。”

她立刻把提琴取出，先铮铮琮琮弹两下，把断弦除下，小心装上新线。

正印一直问：“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罗锡为这个人？他好可爱，帮我拎提琴盒子。”

上好了线，宁波用音叉试音。

一边说：“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陈晓新身上。”

## · 灯火阑珊处 ·

“谁说的？”

宁波笑。

她弹了半首曲子，认为满意，把琴放回盒子。

“你弹的是什么？”

“《胡桃夹子》。”

“谁教你？”

“爸爸。”

“呵对，”正印言归正传，“这罗锡为功课好不好？平常有何消遣？可否替我打听一下？还有，星期天能请他来喝下午茶吗？”

宁波笑：“换句话说，你要我做你的探子？”

“就那么一次嘛！”

宁波抬起头，“一次？我的感觉绝对不只一次。”

“那么，这是第一次。”

“好吧，尽管试试看。”

“宁波，这纯是为着友情，我可没有压逼你。”

“绝对没有，是我心甘情愿。”

将来邵太太问起，也就是这么说。

星期一上课，宁波忽然转过头去，朝后座的罗锡为笑一笑。

罗锡为一愣。

他是插班生，来明辉报到才三个月，班上同学都与他友好，只除出前座的江宁波，秀丽的江同学从来不看她，也不跟他交谈。她斯文有礼，功课优

秀，可是罗锡为感觉到一股傲气，把她与他隔得远远。

今早她笑了。

小小面孔分外晶莹，雪白整齐的牙齿犹如编贝，罗锡为隐约可闻到一股香皂气息。

他听到她这样说：“秋天了。”

“呃是，天气有点干燥，家母炖了川贝生梨给我吃。”

“罗锡为你也弹小提琴吗？”

“学了有四五年了，初学时还不太会讲话。”

“欣赏哪一位大师的琴艺？”

“海费兹。”

老师这时进课室来，谈话因此中断。

罗锡为却有意外之喜，她终于和他说话了，多好的一件事。

他自后座可看她的侧脸，雪白皮肤，长睫毛，浓而卷曲的长发编成一条辫子，都说卷发儿脾气比较坏，可是罗锡为又不觉得。

好不容易等到小息，江宁波又主动转过头来，“罗锡为，本周末有空吗？有人想请你喝下午茶。”

“谁？是你吗？”更加喜悦。

“不，是我隔壁班的邵正印。”

罗锡为不语，啊，是邻班那个女同学。

他见过她当众骂司机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他不喜欢那样的女孩子，上次，在音乐班上与她招呼，

是不忍看她的提琴滚下楼梯，故帮她拾起。

这时宁波说：“正印是我表妹。”

“你会在场吗？”

“我会。”

“那好，星期六下午三时，我准时到邵家去。”

“有人接送你吗？”

“我大哥可以开车。”

宁波呼出一口气，任务完成。

本来以为是苦差，可是真的做起来，却有额外的喜悦：罗锡为居然愿意听她调排呢，多好。

那天放学，邵家的司机来接，宁波便对正印说：“他愿意来。”

正印正和不知哪个同学挥手，“谁？谁肯来？”

“噢？罗锡为呀！礼拜六下午三点，记住。”

“呵他，那多么好！谢谢你替我约他，即使他推辞，我也不会尴尬。”

“你和谁挥手？”

“高一班的谢柏容。”

宁波也知道有这个人，他是混血儿，外型非常漂亮。

“正印，你会记得星期六？”

“我都记下来了，看。”

宁波笑笑，不，她不认为正印会记得，正印是个大快活，做事从没有长远计划。

星期六下午三时，邵正印并没有回来赴约。

一切不出宁波所料。

但是宁波也有意外，罗锡为对于正印的爽约一点也不在乎，他带来一本照片簿，是那一年暑假全家往非洲肯尼亚旅行的实录，十分有趣，他为宁波详细讲解，使宁波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。

聪明的罗锡为注意到一件事情。

“宁波你不与父母同住？”

宁波回答得很技巧：“今天我也是来赴约的。”

“那你一定也住在附近，不然，不会报读明辉小学，”他停一停说，“我家快要移民美国。”

宁波忽然有一丝不舍得，“美国哪个省？”

“西岸罗省。”罗锡为也露出依依之情。

一个下午，可以培养出许多感情。

终于，罗家的车子回来接他，罗锡为站起来告辞。

宁波送他到门口。

罗锡为忽然说：“将来，要是我们失散了，凭什么相认呢？”

宁波指着左眼角，“你记得我这里有一颗痣。”

罗锡为笑着颌首。

他上车离去。

一车去，一车回，正印下车，诧异地问宁波：“那是谁？”

· 灯火阑珊处 ·

宁波没好气，“不是你认识的人。”

正印笑，“今天晚上，谢柏容家请客，你要不要去？”

“不去！”

第二天，宁波回自己家，看到母亲正在改卷子，许久不抬起头来。

凡是这样沉默，母亲一定有心事。

而且一定和父亲有关。

宁波一向懂事，静静过去替母亲泡一杯新茶。

江太太这才抬起头来，“阿姨好吗？”

“很好。”

江太太微笑，“完全没有烦恼？”

“有，交了昂贵的学费，正印不肯前去上法文课。”

“何用这么早学？到了十五六岁，凡事开窍，事半功倍。”

“妈，爸爸呢？”

“和老板不开心，已经辞职，找朋友散心去了。”

宁波不语。

“你父亲，一辈子总自觉怀才不遇，这么些年了，总不检讨自己的脾气。”

“他会找到新工作的。”

自然，要求又不高，只须听几句好话，立刻心花怒放，卖命去也，不论酬劳。

江太太说：“他比你更像一个孩子。”

所以宁波要快快长大。

“你住阿姨家，妈少许多烦事。”

宁波取出一条披肩搭在母亲的肩上。

“你身上外套是正印穿剩的？”

“不，阿姨一式买了两件。”

江太太点头，“阿姨对你真好。正印呢？正印那么骄矜，她有没有使你难堪？”

“正印对我无懈可击。”

“宁波，这是你的运气，”江太太叹口气，“但愿你将来毋须像妈妈般劳碌。”

“妈妈能者多劳。”

自己家里总是冷清清，灯光幽暗，茶水不齐。

母亲老是为父亲的失意憔悴。

半晌她父亲回来了，明显地喝过几杯啤酒，心情不是太差，口中吟道：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共消万古愁！”

然后倒在旧沙发上，用一张他编的副刊遮住脸，睡着了。

江太太眉头皱紧紧，“你看。”

宁波微微笑，“不要紧，他仍是我爸爸。”

那晚宁波仍回阿姨家住宿。

阿姨已收到风，“宁波，你爸又要转工？”

宁波无奈：“是。”

叹口气，“是为着老板不愿加薪？”

“不，是因为世风日下，几乎没人认得中文字。”

阿姨摇摇头，“苦了你和你妈。”

“我妈是比较失望。”

“你爸的头巾气太重。”

宁波笑笑，“世上的确有他那样的人。”

“宁波，记住，阿姨家就是你的家。”

比自己家好多了。

小床上有电毯与羽绒被，临睡之前吃热牛乳小饼干，而且，正印会进来聊天。

“……谢柏容父亲在美国领事馆办事，谢柏容喜欢美式足球及冰曲棍球，谢柏容——”

宁波笑了。

“可是，”正印忽然露出沮丧的神情来，“所有女孩子都喜欢谢柏容。”

宁波夷然，“我甚至不知道谢柏容的尊容！”

正印看着比她大六个月的表姐，十分钦佩，“宁波你最特别了。”

宁波刚想开口，正印的话题又回到谢柏容身上去：“他的眼珠有一点蓝色……”

宁波打了个呵欠。

“我喜欢同男孩子来往，”正印说，“我相信将来我的男朋友会多过女朋友。”

宁波想起来，“那帧日本地图你画妥了没有？”

正印一贯瞠目结舌，如五雷轰顶般问：“什么日本地图？”

宁波说：“我多画了一幅，明早给你。”



正印松口气，“谢柏容比我们高一班……”

第二天放学，宁波与正印结伴走出校园，正印忽然紧张地说：“看，谢柏容。”

宁波抬起头，她失望了，谢柏容黄头发黄眼珠，甚至连皮肤也是黄色，只不过一个笑容比较可嘉罢了。

只听得正印喃喃道：“怎么才能叫他注意我？”

宁波看看她，轻轻吆喝道：“小心！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宁波伸出左脚，绊住正印右脚，正印失去平衡，整个人向前冲，时间算得准，刚刚谢柏容经过，反应快，伸出双手接住正印。

正印有点狼狈，可是立刻喜出望外，“谢柏容，谢谢你。”

谢柏容连忙说：“邵正印，幸亏你没摔倒。”

宁波退开几步眯眯笑。

稍后，正印松口气，说：“他约我看电影。”

“那多好！”

“宁波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真聪明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将来，你会谈恋爱吗？”

宁波笑，“当然希望我会。”

“你会主动追求男生吗？”

“那要看他是谁了。”